



有种惜别叫毕业

初秋相遇,盛夏告别。对于六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来说,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。转眼间,一群充满活力的少男少女即将背上行囊,踏上各自崭新的征程。纵然夏风吹不散浓浓的同窗情谊,时光也带不走深深的师生情,相信在人生的下一个路口,师生们还会再相见!

最后一课

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六年(5)班 桂逸萱

上周的最后一节语文课,老师让我们分享“最珍贵的校园记忆”。

教室里安静得像一池被阳光晒透的水,窗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纹丝不动。前排茜茜的马尾辫垂着,可我知道她心里一定是和我在翻腾同一件事。

那天诗词朗诵决赛,当我背到“莫愁前路无知己”时,脑子里“啪”地断了电。台下的议论声嗡嗡往耳朵里钻,十秒钟慢得像体育课最后那圈冲刺。

回到教室,我把第三名的奖状偷偷塞进书包最底层。体育课谎称头疼没去,一个人趴在桌上,当走廊里脚步声远去,感觉自己被世界丢在了原地。

第二天,抽屉里多了一架折得歪歪扭扭的纸飞机。拆开,一行丑字:“李白也喝醉过,苏轼也被贬过,你怕啥?”那个“醉”字歪歪斜斜像喝了二两酒,一看就是茜茜的手笔。她坐在前排假装翻书,耳根却红得像海棠果。

接下来几天,书箱变成了秘密花园。润喉糖裹着“下次再战”,手抄的《将进酒》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被红笔圈了三圈,还有画了笑脸的小橘子。茜茜每天比我早到十分钟,我趴在桌上从胳膊缝里偷瞄,总撞见她回头看我。

正想得入神,老师忽然清了清嗓

子:“课前我来念一首诗。”她缓缓开口,“千里黄云白日曛……”我心头“咯噔”一紧,又是这首诗。

念到“莫愁前路无知己”时,老师故意拖长了声。就在这一瞬,全班四十三个嗓子齐刷刷吼出来:“天下谁人不识君!”震得窗玻璃嗡嗡颤。茜茜第一个扭过身,冲我挤眉弄眼,嘴咧得像那个画了笑脸的橘子。

这一刻我才恍然,这哪是什么随意的课前读诗,分明是老师特意为这最后一课安排的,用这首诗把六年的光阴和我们所有同学的心串在了一起。茜茜扭过头冲我眨了眨眼,小声说:“忘了一句诗算什么呀,别忘记有人陪你一起背就行。”我拼命忍着眼泪,喉咙像塞了团湿棉花,一个字也挤不出来。

下课铃响了,全班齐刷刷站起来,没人喊“老师再见”,只是深深鞠了一躬。我抬头看黑板,“如果时光能倒流”还白花花地戳在那儿——可我此刻不想倒流!

窗外的阳光正好,我把那架压得平平整整的纸飞机从铅笔盒里抽出来,夹进课本最后一页。

指导教师:蒋瀛

被填满的同学录

和平区新星小学六年(4)班 焦扬

上周五,同学录在教室里飞来飞去,彩页哗啦啦响,笔尖划纸的沙声混着笑声,把阳光搅得格外暖。

同桌女生把粉色本子拍在桌上,对我说:“写两句呗。”她眼里满是期待。我拿笔的手心全是汗,想了半天写下“祝你天天开心”,她看了捂嘴直笑:“就这儿?”我耳朵烧起来。

前桌男生转过身:“咱俩换着写?”我使劲摇头,悄悄把自己那本一字未有的同学录往书箱最深处塞了塞。

整个大课间,周围全是交换本子的热闹,有同学拍着桌子喊“给我留一页”,有同学笑着说“你字太丑了”。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,耳朵竖着听,心里又酸又羡慕,指尖在桌沿来回蹭了又停。

到了下午的课间,我坐不住了,起身去走廊透透气。刚迈出教室门,就听见身后几个压低的声音:“他太内向了,咱们偷偷帮他填吧。”“我写第一页。”“小声点儿!”我脚步一顿,心口一暖,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。

我悄悄退到门边往里看,我的课桌前围了几个同学。同桌先在扉页上画什么,前桌捏着本子歪头写字,连后排那个捣蛋鬼也一笔一画,慢得像在刻字。阳光斜照在他们肩上,纸页被

他们的呼吸拂得微微翘起。

我鼻子有点酸,眼眶也热了。走廊尽头的绿植被窗外的暖风吹得轻轻晃,叶子一闪一闪的。我就这么默默地站着,隔着门边看他们认认真真地替我填满同学录。

上课铃响了,他们呼啦散开,本子被塞回了书箱。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回到座位,同桌冲我眨了眨眼。我把手悄悄伸进书箱,摸到那本同学录,心跳得厉害。

下午的课我魂不守舍,手一直按着那本同学录,纸页硬角硌着掌心,心里既踏实又紧张。

放学铃声响了,同学们渐渐地走光了,只剩满室暖融融的夕阳。我深吸一口气,急忙抽出本子翻开:扉页画着个小太阳,旁边写“勇敢笑,你最好看”;第二页写着“谢谢你帮我捡过那么多次橡皮”;第三页满满当当,是捣蛋鬼写了一页“毕业快乐,以后多说话”;第四页是同桌的字迹:“我们都在呢!”

我合上本子,环顾空荡的教室,却觉得满屋都是同学们的笑脸和声音。那些字迹在夕阳里清清楚楚,像他们正笑着站在我面前!

指导教师:潘书霖



版画《毕业啦》 轩莹(12岁)

补痕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
六年(8)班 轩莹

那张版画我至今珍藏着,右下角有一片线条比别处浅,是后来补上去的。每次看见它,就想起雷雷跑掉前那双红透的耳朵。

毕业前一个月,教室里飘着说不清的躁动。我和三位同学设计好班徽,由我刻成版画,印四十五份送给全班同学。

我有刻版画的基础,之前跟学校最擅长版画的王老师学过。对于这次给同学们刻毕业纪念品,我充满了信心。

第二天大课间,我正刻着,男生雷雷晃过来。他趴在桌边瞅半天,忽然拿指尖戳我的胶板:“你这刻的什么?歪歪扭扭像蚯蚓爬。”旁边几个同学跟着笑。我攥紧刻刀,感觉脸颊发热,他见状慌忙地溜走了。

周围安静下来,只剩刻刀的沙沙声。可越安静我心里越堵,雷雷那句话像根小刺扎在心里。我盯着眼前的线条,越看越不顺眼,手一抖,刀尖猛地滑出去,胶板中间崩了一小块。我愣住,鼻尖发酸,把板扣在桌上再不想碰。

放学后,同学们都走了,我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刻,可心里还是发堵,便起身出去洗脸。回来时,却见雷雷坐在我位子上,背对着门口。听见脚步声,他猛地回头,耳朵根红得透亮,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字条。

“我……不懂版画。”他把字条递给我,上面只歪扭写着“对不起”三个字,旁边画了个笑脸,“我的话,你别往心里去。”他挠挠头,“你刻得比我写的好看多了。”说完就跑走了。

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,胸口堵着的那口气,忽然就散了。然后重新拿起刻刀,对着崩坏的缺口,一刀一刀小心地补,把线条接上,把深浅调匀。沙沙声一直从窗口斜阳持续到暮色暗下来,最后一刀落下,我长长舒了口气。

转天课间雷雷凑过来看成品,翻来覆去端详半天,咧嘴笑了:“这补得真好,一点都看不出来。”我俩同时笑出声,笑声把教室墙壁上的阳光都震得晃了晃。

发放那天,老师刚把四十五张版画擦上讲台,雷雷挤在最前面抢了一张,举到窗前对着阳光看,光从纸背透过来,那片补过的纹路亮晶晶的。他回头冲我挤挤眼,我冲他做了个鬼脸。

如今我反复端详着版画,补痕早已与周围融为一体。可那个黄昏的刻刀声和雷雷红透的耳朵,比版画本身更清晰!

指导教师:冯娜

纸团和荔枝糖

和平区耀华小学
六年(5)班 周昱含

上周的一天下午,班主任召开班会,布置毕业典礼筹备工作。

“学校要从咱们班选两位主持人。”老师话音刚落,同学们的目光“唰”地转向我与芳芳。从四年级起,每次主持都是我们俩搭档,已经形成了惯例。

此时,我却低下头,用指甲抠着桌面的笔印。我和芳芳已经十来天没说过话了。她弄丢了我那本《小王子》——姑姑送的生日礼物,扉页还写有她的寄语。那天我冲她大喊:“你怎么什么事都做不好?”她愣住了,翻遍书包也没找到。之后她没道歉,我也没开口。

可老师不知道这些,直接吩咐我俩:“放学留下来,先把流程理一理。”

放学铃响,教室很快空下来,值日生把椅子倒扣在桌上。我坐第一排靠窗,她坐最后一排靠门。夏日的暖风吹进来,窗帘鼓起又落下。

我在纸上写下“亲爱的同学们”,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十分钟,铅笔芯按断两次。沉默像一团化不开的灰雾,罩在我与芳芳的中间。

忽然“嘎吱”一声椅子响。我扭头,见芳芳站起来,绕过倒扣的椅子朝我走来,攥着皱巴巴的纸团,走到我桌前,“啪”地丢过来。“你看看我的想法,行不行?”声音闷闷的。

我急忙打开看,字迹潦草,还划掉了几行,但最后一行写得端正:“感谢我们曾经吵过的每一次架,因为它们让我们更懂得彼此。”我盯着那行字,窗外树叶哗啦啦响,光斑晃动。

我回头看她,她把脸望向窗外,耳朵尖泛着红。我轻声念起了最后那行字,她听到我念,便低声说:“书的事……对不起,我又找了好几遍,真找不到了。”听她这么说,我不好意思起来:“我也有不对,一本书而已,不值得咱们这么多天不说话。”她这才转过脸来,我们对视一眼,都笑了。

她拖了把椅子坐到我旁边,我们挤在同一张课桌前。她念开场白,我拿笔改;我想点子,她点头或摇头。后来我们把三张课桌拼一起,稿子铺了大半张桌面,橡皮屑、修正带横七竖八。写着写着,窗外的天从橘黄变成灰蓝。班主任推门进来:“你俩还在这儿呢,赶紧回家。”我们便加速把结尾顺完。

最后一遍念完,芳芳说:“草稿放你这儿,你字好看,明天你来抄。”说着,她冲我一拱手。

我收拾书包时,摸到一颗荔枝糖,塞进她手心。她笑着剥开糖纸把糖塞进嘴里,腮帮子鼓出小小一块,眼睛弯成月牙。

窗外最后一抹光从窗帘缝斜进来,照在笔袋里折好的稿纸上。那些反复修改的痕迹,仿佛是我们并排坐在一起时,说过的许多话!

指导教师:许晨

投稿邮箱

jwbxbiaozuowen@126.com